

# 《定计化缘》

## 主要角色

段一仁：丑

张年有：丑

## 情节

傅罗卜为母还愿，沿途施舍。骗子张年有与友段一仁设谋定计，骗走银两。

##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八集：赵德普藏本整理

### 【第一场】

张年有 (内白) 啊哈！  
 (张年有上。)

张年有 (数板) 平生手段与天齐，拐骗人间总不知。善者我便欺，恶者我便离。任他聪明多伶俐，难逃我的圈套里、圈套里。

(念)  
 (白) 不种桑麻不养蚕，全凭拐骗过流年。任他修成神仙体，入我套儿该我的钱。在下、张年有。自幼拐骗为生。今有傅罗卜大官人，为母还愿，广带金银，沿路施舍。一路之上，修桥盖庙。我想骗他几个钱，怎奈我单丝不能成线，孤木不能成林。忽然想起来一个兄弟，名叫段一仁，他是做假银子的，我们俩人是旧伙伴儿。待我找他去，同做这号买卖，回来就是无穷富贵。嘿，就是这个主意。待我带上门儿。

(张年有走圆场。)

张年有 (念)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  
 (白) 到啦。兄弟在家吗？兄弟！

(张年有高叫。)

张年有 (白) 兄弟！

段一仁 (内白) 啊哈！  
 (段一仁上。)

段一仁 (念) 昨宵饮酒醉如泥，日出三竿还未起。

张年有 (白) 兄弟！

段一仁 (白) 哟！  
 (念) 忽听叫兄弟，急忙披上衣。  
 (白) 不知何人来到此地？

张年有 (白) 兄弟！

段一仁 (白) 哥哥！

张年有、  
 段一仁 (同笑) 哈哈……

段一仁 (白) 哥哥！

张年有 (白) 兄弟，走走走！

段一仁 (白) 哪儿去？

张年有 (白) 上小茶馆，有两句话跟你说。

段一仁 (白) 哥哥您怎么啦！既然来到兄弟我的家里啦，有什么话家里说，上哪门子茶馆呀？

张年有 (白) 啊，上您家里去？就您那两间茅房，我一进去，叫弟妹没处藏、没处躲的。

段一仁 (白) 哟！您当像以前哪？住的那两间茅房！如今晚兄弟我发财啦，我盖了高楼大瓦房啦。

张年有 (白) 啊哟，留神鼻子。说话怎么带架子呀？

段一仁 (白) 武戏嘛，不带架子！

张年有 (白) 哟，这会儿你发了财啦，盖了高楼大瓦房啦？

段一仁 (白) 好，立刻还绷子啊。

张年有 (白) 咱们到哪儿去?  
段一仁 (白) 您上我待客厅。  
张年有 (白) 您都有待客厅啦? 瞻仰瞻仰您这个待客厅。走哇!  
段一仁 (白) 别忙! 我有这心, 还没砸地脚哪。您上我的外书房得啦。  
张年有 (白) 外书房。走!  
(段一仁、张年有同走圆场。)  
段一仁 (白) 到啦。开房门。唏啦哗啦本儿, 进去吧!  
张年有 (白) 这就是您的外书房啊? 我一进来, 直仿佛——  
段一仁 (白) 仿佛什么呀, 左不过是这个戏台。  
张年有 (白) 好! 说话尽刨根儿。  
段一仁 (白) 坐下。哥哥您好哇!  
张年有 (白) 好什么? 拳头打盹儿。  
段一仁 (白) 此话怎讲?  
张年有 (白) 手困。  
段一仁 (白) 巧咧!  
张年有 (白) 兄弟你好哇?  
段一仁 (白) 好什么呀? 磨扇儿压着手啦。  
张年有 (白) 此话怎讲?  
段一仁 (白) 倒不过扁儿来啦。您是咕里咕噜不来。  
张年有 (白) 哎! 什么呀? “几工儿不来”。  
段一仁 (白) 滋毛儿来了?  
张年有 (白) 滋毛儿你又不给我肉吃。  
段一仁 (白) 您干什么来啦?  
张年有 (白) 兄弟你知道傅罗卜哇?  
段一仁 (白) 大萝卜? 不糠不辣。  
张年有 (白) 哎! 他是个人。  
段一仁 (白) 人便怎么样?  
张年有 (白) 为母还愿, 广带金银, 沿路施舍。一路之上, 修桥盖庙。我想骗他几个钱, 怎奈我单丝不能成线, 孤木不能成林。忽然想起兄弟你来啦。咱们俩人是旧日的伙伴儿, 你帮哥哥我做这号买卖, 回来是无穷的富贵呀!  
段一仁 (白) 您说这话, 我明白啦。今有傅罗卜大官人, 为母还愿, 广带金银, 沿路施舍。一路之上, 修桥盖庙。您打算骗他俩钱儿, 怎奈您单丝不能成线, 孤木不能成林。忽然想起兄弟我来啦, 叫我帮您做这号买卖。您怎么不找别人, 想必是咱们哥俩有交情。无奈一样, 我洗手多年, 不干这个啦。请您另请高明吧!  
张年有 (白) 兄弟, 别人来啦, 你说不干这个啦: 今天哥哥我来啦, 好歹你得帮哥哥我这一趟!  
段一仁 (白) 人家不干这个, 你怎么死乞白赖的哪?  
张年有 (白) 死乞白赖的, 显见得——  
段一仁 (白) 显见得, 卖多钱一斤哪?  
张年有 (白) 你发了财啦?  
段一仁 (白) 你亏心不亏心? 咱们俩人一样的打扮, 我怎会发财哪?  
张年有 (白) 你还认得我这苦哈哈吗?  
段一仁 (白) 谁又是甜丝丝哪?  
张年有 (白) 你不去, 我一个人儿去。  
段一仁 (白) 对啦, 您一个人儿发财去吧!  
张年有 (白) 我把银子骗到手里, 我吃、我喝、我玩、我乐, 不犯事便罢; 要是犯了事, 我就拉兄弟你一把。有道是: 贼咬一口, 入骨三分。把你带到公堂, 打板子, 拶拶子, 上脑箍——  
段一仁 (白) 箍哇!  
张年有 (白) 箍哇! 箍出油来炸豆腐!  
段一仁 (白) 哥哥, 油豆腐可不好吃啊!  
张年有 (白) 你不去, 我可去啦。  
(段一仁背供。)

段一仁 (白) 他们这号人，说的出来，就行的出来。  
 (段一仁向张年有。)

段一仁 (白) 嘻，哥哥你回来！  
 张年有 (白) 讲的一送儿，不管来回儿。  
 段一仁 (白) 谁跟你耍皮壳儿？  
 张年有 (白) 皮壳儿？还千层板儿哪！  
 段一仁 (白) 您回来，咱们商量商量。  
 张年有 (白) 怎么商量？  
 段一仁 (白) 我帮您啦。  
 张年有 (白) 你帮我啦？嘿嘿嘿。  
 (张年有跺脚。)

张年有 (白) 好兄弟！  
 段一仁 (白) 帮他啦，他还踩我三脚。  
 里头说，里头说！哥哥咱们怎么个取法？

张年有 (白) 他是个善人，咱们必须由善中所取。  
 段一仁 (白) 善中怎么取呀？  
 张年有 (白) 咱们俩人扮做一僧一道，骗他点儿。把你的假银子带上，再换他点儿。回来咱们俩人就是无穷的富贵啦。

段一仁 (白) 咱们哪儿见面哪？  
 张年有 (白) 坡儿底下小茶馆。  
 段一仁 (白) 不见不散！  
 张年有 (白) 死约会儿。正是：  
 (念) 二人定计起歹心，  
 段一仁 (念) 世上宜假不宜真。  
 张年有 (念) 不必再三多嘱咐，  
 段一仁 (念) 你我俱是一路人。  
 张年有 (白) 哎，“一会人”。  
 段一仁 (白) 对啦，“一会人”。哥哥，咱们哪儿见来着？  
 张年有 (白) 坡儿底下小茶馆。  
 段一仁 (白) 不见不散！  
 张年有 (白) 死约会儿。  
 段一仁 (白) 哥哥来了半天啦，连碗茶都没喝。我后头有的是绿豆水饭，您来他两碗怎么样？  
 张年有 (白) 绿豆水饭哪，巧咧，我不吃绿豆。  
 段一仁 (白) 哟，您不吃绿豆哇？  
 张年有 (白) 啊！  
 张年有、  
 段一仁 (同白) 哈哈，想必是鹤鹑。  
 (张年有、段一仁自两边分下。)

## 【第二场】

傅罗卜 (内白) 伊立带路！  
 (伊立引傅罗卜同上。)

傅罗卜 (吹腔) 只因老母身染病，  
 许下心愿舍黄金。  
 (白) 小生、傅罗卜。为母许下心愿，修造长桥一座。广带金银，沿路施舍。  
 伊立带路！

伊立 (白) 喳！  
 傅罗卜 (吹腔) 但愿老母病痊愈，  
 满斗焚香谢神灵。  
 (白) 天气炎热。伊立，你我在歇息歇息再走。  
 伊立 (白) 是啦！  
 (张年有上。)

张年有 (白) 我说兄弟，跟着我来，别发毛咕，我怎么着，你怎么着。唉，兄弟哪？兄弟！  
段一仁 (内白) 唉！  
(段一仁上。)  
张年有 (白) 你快来呀。  
段一仁 (白) 别忙，我还没扮好哪。  
张年有 (白) 你快来吧！  
(段一仁耍像。)  
张年有 (白) 嗒！我说兄弟，你干么这么贼眉鼠眼的？  
段一仁 (白) 贼眉鼠眼的？遇见熟人，能满街上装老道吗？  
张年有 (白) 碰见熟人，就给他个一抹脸儿：六亲不认。  
段一仁 (白) 六亲不认？  
张年有 (白) 为我，为饭。  
段一仁 (白) 噢！这儿有饭？  
张年有 (白) 别发毛咕，我怎么样，你怎么样。  
段一仁 (白) 错不了。  
张年有 (白) 南无阿弥陀佛！化缘的来喽！  
段一仁 (白) 南无阿弥陀佛！化缘的来喽！  
张年有 (白) 南无阿弥陀佛！化缘的来喽！  
段一仁 (白) 南无阿弥陀佛！化缘的来喽！  
张年有 (白) 我说兄弟，帮哥哥帮到了儿，搅我可合不着！  
段一仁 (白) 我没错儿啊。  
张年有 (白) 还没错儿哪？这都使不得，给我端回去。  
段一仁 (白) 端不回去啦。  
张年有 (白) 怎么？  
段一仁 (白) 搁上醋啦。  
张年有 (白) 又搁上醋啦！你瞧我是谁？  
段一仁 (白) 拐子手哇！  
张年有 (白) 你别嚷啊！你看我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是什么，这会儿我像个什么人，我的爹！  
段一仁 (白) 唉。  
张年有 (白) 玩笑哇！  
段一仁 (白) 你蒙事。  
张年有 (白) 我也不算蒙爹。  
段一仁 (白) 啊，我也不像啊。  
张年有 (白) 又不像啦！这阵儿我是什么人？  
段一仁 (白) 和尚。  
张年有 (白) 这不结啦！你哪？  
段一仁 (白) 做假银子的。  
张年有 (白) 别嚷！这会你头上戴的是什么，身上穿的是什么？我的——  
段一仁 (白) 唉！我罚你，你空我一滕儿。  
张年有 (白) 这会儿你像什么人？  
段一仁 (白) 老道。  
张年有 (白) 这不结啦！僧有僧腔，道有道韵。  
段一仁 (白) 够我倒运的啦。  
张年有 (白) 这南无阿弥陀佛是我的，你听着，这就来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张年有叨念。段一仁背供。)  
段一仁 (白) 难得他有味儿没字儿。  
张年有 (白) 又有味儿没字啦！这是我的。你有你的！  
段一仁 (白) 哪是我的？  
张年有 (白) 你有你的词儿。  
段一仁 (白) 哪是我的词儿？  
张年有 (白) 哎呀，敢情你不会呀！  
段一仁 (白) 哎呀，谁又说会哪？

张年有 (白) 这事由可就多啦。像你们这老道，弄两根折铁钉，弄点儿荞麦面，往手上一糊，  
 噗！一口松木水。

段一仁 (白) 这干什么？

张年有 (白) 这叫“哄不尽的愚人”。

段一仁 (白) 噢！人家都是愚人？

张年有 (白) 啊，要手打法器，脚踢佛爷。

段一仁 (白) 脚底下踢佛爷，好行为！

张年有 (白) 你瞧着，这就来啦——  
 (念) 不化你们的东啊，不化你们的西呀，单化你们善人施舍盖庙宇啊。  
 古庙无僧难修补哇，佛前无烟少光辉。白马银枪往东征，不觉得善人要相逢。  
 施舍不拘多和少，无量功德万事成。  
 啊啊啊哈无哇，啊哈无哇，啊哈无量佛呀。  
 (白) 这又算得了什么？哎，这么热闹，他睡着啦！  
 醒醒，醒醒！吃面啦！

段一仁 (白) 好咸滷。

张年有 (白) 我说你扣着食哪？

段一仁 (白) 什么扣着食，你倒是念哪！

张年有 (白) 完啦。

段一仁 (白) 多少句？

张年有 (白) 八百多句。

段一仁 (白) 啊，这八百多句，都是我们怯老道的？我不来吧，你死乞白赖——

张年有 (白) 你凑合点儿吧！

段一仁 (白) 来了吧，搅您又合不着。这八百多句，都是我们怯老道的，这这这，啊啊哈无  
 哇！

张年有 (白) 还行。

段一仁 (白) 啊啊哈无哇！

张年有 (白) 有点边儿。

段一仁 (白) 啊啊哈无，你叫我诬谁？  
 (段一仁跑。)

张年有 (白) 兄弟，你回来，回来！

段一仁 (白) 我不成。

张年有 (白) 干脆！咱们不要啦。

段一仁 (白) 谢谢您！您一个人儿发财去吧。

张年有 (白) 回来回来。道词不要啦，老道还要。

段一仁 (白) 噢，老道还要？

张年有 (白) 干脆简练：无量寿佛。

段一仁 (白) 无量秤砣？

张年有 (白) 无量寿佛。

段一仁 (白) 无量不得？

张年有 (白) 无量寿佛。

段一仁 (白) 不成，我记不住。

张年有 (白) 干脆写上。

段一仁 (白) 写哪儿？

张年有 (白) 写手上。一边走，一边写。  
 (张年有与段一仁手上写字。)

段一仁 (白) 头一个字是什么？

张年有 (白) 是“无”。“无”字是“门”字头——

段一仁 (白) 屋里头有门。

张年有 (白) 三点水，一血堆，一个走之。

段一仁 (白) 这念什么？

张年有 (白) “无”。

段一仁 (白) 又该什么啦？

张年有 (白) “量”啦，“量”字是“日”字头——

段一仁 (白) 日头一出来就亮啦。

张年有 (白) 三点水，一血堆，一个走之。

段一仁 (白) 这念什么？

张年有 (白) “量”。

段一仁 (白) 又该什么啦？

张年有 (白) 该“寿”啦。“寿”字是“肉”字头——

段一仁 (白) 瘦肉好吃。

张年有 (白) 三点水，一血堆，一个走之。

段一仁 (白) 这念什么？

张年有 (白) 这念“寿”。

段一仁 (白) 又该什么啦？

张年有 (白) “佛”啦。“佛”字是耳朵旁——

段一仁 (白) 对啦，佛爷有耳朵嘛。

张年有 (白) 三点水，一血堆。

段一仁 (白) 呃！写呀！

张年有 (白) 完啦。

段一仁 (白) 呃！那三个有“走之”，这怎么没“走之”？

张年有 (白) 这个字原来就没走之。

段一仁 (白) 那不成啊！那仨字有走之。这个没走之，等人家挑眼哪？

张年有 (白) 他是没走之啊。

段一仁 (白) 不行。你给添上吧，我不认识。

张年有 (白) 好，别嚷，我给你添上。

段一仁 (白) 这是哪国字啊？

张年有 (白) 别乱啦，到啦。你瞧，那边儿坐着的就是傅罗卜。

段一仁 (白) 旁边那个哪？

张年有 (白) 伊立。

段一仁 (白) 戈什哈儿。

张年有 (白) 院子。

段一仁 (白) 过道。

张年有 (白) 嘻！他们家的底下人。

段一仁 (白) 咱们俩谁过去？

张年有 (白) 我过去，你在这儿立着。

段一仁 (白) 可别闹出原故来！

张年有 (白) 没原故。

段一仁 (白) 我就怕原故。

张年有 (白) 没有哇。

(张年有向傅罗卜。)

张年有 (白) 啊施主，小僧稽首！

傅罗卜 (白) 你们是哪来的？

张年有 (白) 远方来的。修座长桥，工程浩大，请施主布施布施！

傅罗卜 (白) 看缘簿过来。

张年有 (白) 是。

老道，看缘簿过来。

段一仁 (白) 我说什么？闹出原故来了不是？

(段一仁欲下。)

张年有 (白) 兄弟你回来！

段一仁 (白) 我怕原故。

张年有 (白) 不是原故。

段一仁 (白) 是什么呀？

张年有 (白) 是“缘簿”。

段一仁 (白) 什么叫“缘簿”？

张年有 (白) 就是我在小茶馆交你的那个折子，上头还有红纸条儿。

段一仁 (白) 哎呀！你瞧，这你还阴我哪？

傅罗卜 (白) 啊施主，缘簿在此。  
纹银十两。  
张年有 (白) 多谢施主！啊施主，小僧在前面化来元宝一个，工程上难以使用，求施主换些散碎银两。  
傅罗卜 (白) 看整宝过来。  
张年有 (白) 是。  
老道，拿我的银子来。  
段一仁 (白) 你穷疯啦？  
张年有 (白) 谁穷疯啦？  
段一仁 (白) 你讹我呀？  
张年有 (白) 谁讹你呀？  
段一仁 (白) 你哪有银子？  
张年有 (白) 就是你那个。  
段一仁 (白) 假的！  
张年有 (白) 别嚷！  
段一仁 (白) 给你。告诉他六十天还原儿。  
张年有 (白) 这你也说出来！  
元宝在此。  
傅罗卜 (白) 伊立，与他们换来。  
伊立 (白) 是。  
(伊立与张年有换银。)  
傅罗卜 (白) 正是：  
(念) 为母许愿心，沿路舍黄金。  
(傅罗卜带伊立同下。)  
张年有 (念) 若遇见问者，早发菩提心。  
(笑) 哈哈……  
(白) 兄弟，这是化的，这是换的。  
段一仁 (白) 哟，瞧你这块骨头！这锭是化的，这是换的。你认识银子吗？  
张年有 (白) 我不认识。  
段一仁 (白) 这不结啦？咱们那个是六十天还原，他这要是四十天还原，咱们可就赔了成色啦。  
张年有 (白) 对，你认识银子。你看看吧！  
段一仁 (白) 拿来我看看。  
(段一仁取银看。)  
段一仁 (白) 这是化的，这是换的。哥哥耶！  
张年有 (白) 唉！  
段一仁 (白) 哟！  
(段一仁笑。)  
段一仁 (白) 明儿见！  
(段一仁跑下。)  
张年有 (白) 跑啦，我追呀！  
(张年有追下。)  
(完)